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真的不重要

徐建华 / 著



SH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真的不重要

徐建华◎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的不重要 / 徐建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71-1542-7

I. ①真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0574号

责任编辑: 一 心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6印张

字 数 261千字

定 价 42.00元 ISBN 978-7-5171-1542-7



CONTENTS

上篇：贵器

- 一 妾身未明 /3
- 二 青年导师 /19
- 三 分享柔媚 /30
- 四 廉价幸福 /39
- 五 私生姐妹 /51
- 六 一男二女 /60
- 七 引狼入室 /77
- 八 蛋打鸡飞 /99
- 九 心无所栖 /117

下篇：透支

- 一 迷途 /143
- 二 冰山 /148
- 三 指引 /153



- 四 屈从 /158
- 五 仕途 /166
- 六 孤夜 /171
- 七 捍卫 /177
- 八 恐惧 /182
- 九 阴沟 /187
- 十 折磨 /192
- 十一 失宠 /197
- 十二 暴徒 /202
- 十三 困局 /207
- 十四 落差 /213
- 十五 献身 /218
- 十六 抗争 /224
- 十七 错误 /230
- 十八 新房 /238
- 十九 公墓 /244

上篇：贵器

一 妾身未明

都累了，都睡了，还有的安息了，黎明前的医院天籁无声，但并不安宁，打嗝声从重症监护病房传出：嗝儿……如同墓穴传出救命呼唤。第一声没人听到，第二声也没人听到，打嗝声开始后缀痛苦的呻吟：嗝儿——哎哟——，嗝儿、嗝儿……终于把同病房的肝癌患者惊醒，如同听到死亡召唤，他吓得猛然坐起，慌慌张张“啪”的一声掀亮苍白日光灯，大惊失色呼喊：医——生！医——生……他久病成良医，似乎很懂行，大喊大叫：不得了啦，打嗝啦，打嗝啦！随即又掀亮床头报警红灯，值班医生、护士以出警般速度冲来，这才把金萤辉兄妹吵醒。

金县长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，金萤辉兄妹就趴在病房的床沿打盹。猛然间金萤辉揉揉惺忪睡眼，迷迷糊糊瞪着冲进来的医生、护士问：打嗝又怎么啦？医生、护士不回答，只是急急忙忙抢救。旁边病床的肝癌患者接过话，兔死狐悲般说：肝昏迷最怕打嗝，打嗝就是差不多了。“差不多了？”妹妹金映雪“呜”的一声哭着跑出病房，其他亲人守候在走廊，歪靠在长条椅子上已进入梦乡。昨天下午接到病危通知，他们像得到奉诏晋京的圣旨，争先恐后赶来，从此寸步不离医院。现在听映雪说“差不多了”，他们都慌了神，慌得忘了哭，一拥而上相互推搡着挤进病房。

医生放弃抢救，金县长也不再打嗝，只是泪流满面。萤辉木然倚靠在门

框，像看一出戏，看见当演员的母亲奋勇当先扑到父亲枕头边，声嘶力竭催逼：说出来呀，你说出来呀……同样在县剧团当演员的姑姑不甘落后，怒气冲冲拨开莹辉的母亲，凄厉哭求：大哥，不能只告诉大嫂呀……婶婶是居委会干部，懂得斗争策略，挤不上来就扯开嗓门大声嚷：要平分，平分！兄弟姐妹哪个都不是后娘养的，大哥你不能偏心啊……在物资局担任副局长的二叔顾忌自己身份，发现医生、护士窃窃诡笑、冷笑、嘲笑，他厉声呵斥：像什么样子，像什么样子……姑父像读书人，习惯动口不动手，叹息着埋怨：怪谁呢，都是大哥自己惹出来的事。就是说出来，也不会哪个独吞了，无非兄弟姐妹平分。他不说，一直不说，什么时候才说呀？可无论怎么吵嚷、怎么哭求、怎么埋怨，父亲就是不开口。莹辉母亲突然直起腰，她生气就骂人，什么脏话粗话都敢骂，她横眉怒眼破口大骂：日你们先人，都在场他咋说呀？这么机密的事，咋能当着大家说呀！姑姑跟母亲一样，也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敬鬼不敬神的解放妇女，自然不怕破口大骂，她马上回敬：妈B哟，那就你们走开，大哥的悄悄话只给我说。

放你妈的屁！莹辉母亲暴跳如雷：我是他婆娘，没听说给男人送终要把婆娘撵走！

姑姑“呸”一声尖叫：巴不得我大哥死啊？眼睛还没闭呢，你就要送终？

他死了我有啥好，当寡妇？原先只是像个寡妇，当真我成了寡妇，你们才巴不得呢！

大嫂你良心遭狗吃了，我咋帮你整那娼妇的？不就看你活得像寡妇……

姑嫂俩互不相让唾沫飞溅，都是战天斗地中锻炼成长的，都高度雄性化，发生争执不习惯以理服人，而是习惯动粗撒野。但又是一家人，几十年来甘苦与共不是没有感情，不可能撕扯扭打。通常靠对骂，爱怎么骂就怎么骂，直到骂得对方没力气还击，或者双方都不想骂了，就求同存异，等到下次继续骂。

在她们激烈对骂时，其他人懒得劝，似乎还巴不得她们继续吵，免得她们无限的体力精力没有释放，掉头又找其他人骂。看她们骂得热火朝天，二叔、婶婶趁机挤到父亲枕头边，聚精会神竖起耳朵，惟恐漏掉哪怕咕哝一声。

母亲终于告饶：懒得陪你吵！姑姑也忽然意识到什么：我们光顾吵，看人家，哪像我们！她气势汹汹拨开二叔、婶婶，一定要挤到最前面靠近父亲

枕头边。二叔、婶婶寸步不让，相互推搡了两把，然后就像牛顶角头挨头脸贴脸，都尽力拱到父亲枕头边。父亲喉咙里发出奇怪的“咕咕”声，像是被痰咯住，突然一歪头撒手人寰。静默片刻，都不肯相信，直到不得不相信才“哇啦哇啦”哭声四起，随着哭声越来越嘹亮，病房越来越空荡。

县城临街一座显赫门楼，挂出硕大的白花，很快就从里到外传出：金县长他……然而一直等到下午，县政府也没任何表示，于是静悄悄地就把金县长化成一盒骨灰。按照当地习俗，守孝不必三年，但哀悼两个七天还是必需的。可“头七”还没过，金家人就不去想死人了，他们忙得没时间哀悼、没心情哀悼，都在忙着找缙丝画。母亲、姑姑、婶婶差不多发疯，把家里掀得底朝天，只差没掘地三尺，却仍没找到缙丝画。公安也在找，说那是国宝级文物，应该归还国家；文物贩子也在找，说他们可以出价八百万私下收购；金家人更是本家外戚都在找，说那是共有财产，谁也不能独占。可金县长不知安的什么心，至死也不讲缙丝画的去向。本来一家人就磕磕碰碰，如此更是鸡犬不宁。

萤辉不参与寻找，他想尽快离开这个天翻地覆、永远吵吵嚷嚷的家。他撒谎说学校催他回去，映雪送他去长途汽车站。街道狭窄，还是石板路面，两边梧桐树枝叶交错荫冠蔽日，像是走在幽暗的洞穴。却不是走在洞穴，兄妹俩都带着重孝，特别引人注目，一路都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交头接耳。萤辉听不清那些人的窃窃私语，但能大概听到他们说：金县长死了，县政府连花圈也没送一个；还说县里那些局长、主任、乡镇长们，没几个念情的，都装聋作哑假装不知道；连火葬场那些人，唉！也要勒索几条香烟才安排焚尸，不然就把金县长曝尸晾晒。如果金县长泉下有知，一定后悔，后悔他带头败坏了风气，现在的人都跟他学啦！

萤辉、映雪深深低下头，不敢看旁边。县城里不少人认识他们，不仅因为他们是金县长的子女，还在于映雪十分漂亮。萤辉也英俊挺拔，跟排球运动员差不多。还有一个叫庶蛟的妹妹，也是县城里明星般人物。同时也是谜一样人物，包括他们究竟是谁的亲生？他们身上混杂了多少野男野女的血液？一路上被人戳戳点点，他们像遭鞭子驱赶。总算到了长途汽车站，映雪再次央求哥哥：随便找个工作我也肯做，就不想守在这小县城。

萤辉也想带妹妹走，可他刚工作没这点能力。而且映雪高中都没毕业，萤辉继续哄她：只要不去外面打工，在家专心自学，等你弄到大学文凭，一

定给你找个好工作……这种话萤辉说过几回了，映雪未必相信，但映雪爱听，她需要的是承诺。尤其听说私生女庶皎已经去了省城，怕哥哥不够关心她，反而给庶皎找工作。她其实在提醒哥哥：嫡亲妹妹还在家待业呢，还在眼巴巴等你帮助呢！

去省城的长途汽车每天一趟，说好八点开车。车上只坐了稀稀拉拉十几个人，长途车司机很懊丧，探出身子吆喝：走啦走啦，长途短途都拉！旁边短途车司机马上怒吼：

牛圈伸出马嘴了？

没有张天师，就不认“道”啦？

……

慑于对方人多势众，长途车司机不敢继续吆喝，他下车磨蹭，点上香烟左顾右盼，眼巴巴盼望再拉几个乘客，不然这趟赚不够本钱。看见一位身背黑色旅行包的中年妇女，一瘸一拐跌跌撞撞赶来，脸色煞白，急促地喘息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显然经过长途奔跑。长途车司机喜出望外问：上车吗？她点点头，瘫坐在车门，连上车都没力气。司机赶紧搀扶她，要把她的黑色旅行包接过去，她却拽紧背带不松手，司机只好连人带包将她搂抱上车，大声喊：好人好人，哪个好人扶着她点？萤辉循声望去，猛然心惊肉跳，他想别过脸，假装没看见，可中年妇女已看见他，满脸满眼都是惊喜。五年不见了，以前可是朝夕相处，那时叫她庶阿姨，其实她是二妈。

萤辉听家里人说，正是这位庶阿姨检举他的父亲，揭发父亲占她为妾，还生下私生女庶皎，还把她祖传的缂丝画霸占……过后庶阿姨十分委屈地申辩，她说是萤辉的父亲错误相信了一位领导，才有今日之患。父亲想进一步升迁，专程拜访一位威权万里的领导，送上缂丝画孝敬。领导问：哪来的缂丝画？当时父亲为了表明忠诚，如实坦白说，“文革”时期他救了一个地主出身的“臭老九”，“臭老九”感激他也信任他，临终前把女儿托孤给他，还交给他一幅缂丝画作补偿。领导仔细看了缂丝画，严厉批评萤辉的父亲：这是国宝，必须交给国家！没想到还有拒不收礼的领导，但要交给国家他十分不舍，于是他嘴上答应，回来就说缂丝画丢失了。上面不相信，揪住这件事不放，认定父亲把缂丝画藏起来了，专门派人追查。追查中意外发现，父亲不仅私藏缂丝画，还有经济问题，还道德败坏跟庶阿姨长期通奸，于是抓父亲坐牢。



父亲坐牢后金家人马上寻找缂丝画，他们相信缂丝画还在父亲手中，母亲、姑姑都亲眼见过，萤辉也亲眼见过，只是以前不知道这玩意儿价值连城。现在知道是国宝，母亲、二叔、姑姑、婶婶、姑父，无不大喜过望，如果能找到缂丝画，父亲吃几年官司也值得。可缂丝画是庶阿姨的祖传，如果不把庶阿姨排斥在外，即便找到缂丝画，也不能金家人私分。于是他们齐心协力，把庶阿姨树立成敌人、仇人，无论庶阿姨怎么解释，金家人都不接受，众口一词咬定就是她背叛父亲，祸害了这个家庭。

这些背后的算计萤辉并不清楚，于是他也一样深恨庶阿姨害得父亲坐牢，害得大家都知道父亲有个私生女，害得他和映雪、庶皎羞于见人。只要走在大街上，他们就遭路人指指点点，甚至遭到公然羞辱。幸好萤辉已念大学，他躲在省城很少回家。映雪、庶皎在念高中，她们无处躲避，在学校里遭同学集体唾弃，甚至还有人对她们的动手动脚。这些人对缂丝画并不感兴趣，只对金县长纳妾养小的事津津乐道，说映雪、庶皎的父亲是全县头号流氓，映雪、庶皎就应该是婊子养的，他们馋涎欲滴期盼映雪、庶皎也做婊子。映雪、庶皎本来就漂亮，又是本县千金小姐，原先跟她们说句话都不容易，现在正好可以羞辱她们。经常看见映雪回来披头散发，都是半路遭人调戏了，有时衣服都遭撕破露出胸罩。听说庶皎也一样，有人看见庶皎遭几个小流氓追赶，幸亏遇到金县长原来的司机，不然已被糟蹋了。映雪、庶皎只好高中没毕业就退学，从此闭关在家不敢轻易出门。金家人把这一切都归罪在庶阿姨头上，坚决地把庶阿姨、庶皎切割出去，切割得越干净越减少麻烦。还不仅仅是麻烦，简直就是祸患，先不说名声，光庶阿姨母女的生活费就是沉重负担。父亲被逮捕后，庶阿姨也因为道德败坏、生活腐化而受处分，被开除公职，从此失去生活来源。父亲在世时多少还给她们一点生活费，现在父亲又死了，谁还肯照看她们，都不承认她们跟金家的关系，连发丧送葬都不许庶阿姨参加。

萤辉不想去招揽这些是非，这是长辈的恩怨情仇，作为晚辈他不该插手，也不想插手。可萤辉还是站了起来，他下意识地望了眼车窗外，惟恐给家人看见。直到看见映雪已离开，他才稍微松口气，上去扶住庶阿姨问：这是怎么啦？

庶阿姨顺势将脑袋靠在萤辉肩头，仍旧急促地喘息。等到终于缓过一口气，她断断续续说：路上慌忙，遭三轮车，撞了。

你慌忙去哪里呀？

庶阿姨坐下来，气也差不多顺了，这才说：昨晚你爸司机来讲，在龙王潭看见你妹妹，哦，是庶皎。

你去找她？她那么恨你，找到也不会理你！

起码要知道，她在龙王潭做什么呀？你爸司机说，庶皎看见熟人就躲，像是很怕看见熟人，为什么怕见熟人？

萤辉默不作声，其实四年前他就听说庶皎含恨离家出走，而且就在省城，但萤辉没去寻找，他想忘记这个妹妹，父亲的私生女跟他不相干。可也是他妹妹呀，现在庶阿姨要去找，萤辉正好在省城工作，哪怕应付也该陪庶阿姨找一找……好在庶阿姨受伤不轻，说话很吃力。也可能她知道萤辉为难，不想为难萤辉，于是她和萤辉都尽量少说话，尽量闭目养神。颠簸中萤辉昏昏沉沉还睡着了，连中午停车吃饭也没下车，他只是给庶阿姨买了一块饼，然后继续睡觉。

下车后，庶阿姨一把抢过黑色旅行包，像抢回走失的孩子，急忙背上，紧紧拽住背带，惟恐丢失。她左右张望一圈，脸上愁云密布，像迷失在都市丛林的旅客。她肯定希望萤辉热情洋溢地邀请，邀请她去萤辉的宿舍，她在省城除了萤辉没人可投靠。但萤辉一言不发，庶阿姨只好满含忧伤说：你住单身宿舍，我去也不方便。你就忙去吧，我在省城还有熟人，不用操心我。萤辉如释重负，尽管他也说了：有事来学校找。但他连学校的电话号码都没告诉对方。他确实很为难，如果收留庶阿姨，万一给家人知道了，他将被家人毫不留情地唾弃。他不想激怒家人，家人才是他的至爱亲人。

目送庶阿姨一步一回头，踉踉跄跄走向公共汽车站台，萤辉一阵揪心的难过，在他记忆里庶阿姨更像妈妈。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，院子是庶阿姨的祖宅，庶阿姨的父亲解放前是地主，又是“臭老九”，于是这院子被大部分充公，只留给庶阿姨父女一间小屋。金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，政府把这座充公的院子分配给金家。后来庶阿姨父亲弥留之际，以缂丝画为条件把庶阿姨托孤给萤辉的父亲。当时不能结婚，庶阿姨是地主女儿，父亲解放后就参加革命，于是庶阿姨成为这院子里羞与人言的二房小妾。在这个拼凑的大家庭里，母亲、姑姑、婶婶从未停止争吵，父亲、二叔、姑父也少不了言语冲撞。孩子们更愿意亲近庶阿姨，差不多把庶阿姨当妈妈。庶阿姨特别温和，始终笑咪咪不发脾气，把庶皎、萤辉、映雪和二叔的女儿、姑姑的女儿统统

笼络在身边，一视同仁照顾五个孩子吃饭、穿衣、学习，给予他们足够温暖的关怀。母亲、姑姑、婶婶落得清闲，几乎不管孩子，只是一心一意纠缠她们的是非。她们见面就兴致勃勃地吵，吵过了又和好如初，嘻嘻哈哈像姐妹亲密无间。突然间又可能烽烟再起，继续吵吵嚷嚷，她们把吵架当娱乐，也把吵架当谈判，通过吵架维持她们的和谐，也通过吵架捍卫各自利益。庶阿姨不招惹她们，只跟孩子们在一起，把五个孩子都笼络在她身边。这一招其实很厉害，在父亲有权有势的时候，在父亲掌控家庭的时候，庶阿姨实际上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妇，成为所有孩子的妈妈。直到父亲被捕入狱，庶阿姨才失去地位，遭到金家人集体围攻，她带上庶皎离开，去城郊的农民家租了间草房，从此不再来往。再后来，庶皎也把庶阿姨抛弃。庶皎深恨母亲把她错误地生下，让她无辜承受如此不堪的羞辱。庶皎离家出走，一走就没音信。有人说在省城看见她，母亲、姑姑、婶婶猜测，她是去找哥哥，妄想哥哥收留她。家里人立即警告莹辉：只要敢把庶皎当妹妹，他们就如法炮制，也把莹辉从这个家切割出去！即使家人不这样阻止，莹辉也不敢寻找庶皎，那时他还在念书，生活费需要家庭资助，没能力为父亲的私生女承担起长兄为父的责任。

然而此时此刻，看着庶阿姨瘦弱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莹辉像亲手抛弃病弱的妈妈，眼睁睁看着妈妈居无定所孤独漂泊在茫茫人海，那弯曲的腰背，承受不起巨大的黑色旅行包重压，仿佛她把整个家都背在身上。她受伤的双腿，遭来往行人撞来撞去，更加踉踉跄跄。她再次回望一眼，满脸悲伤，肯定在期待莹辉呼唤，可莹辉没有呼唤，他尽力使自己相信：或许庶阿姨在省城真的另有熟人，她就住在熟人家，那些熟人待她热情周到，还陪她寻找庶皎。她果然找到庶皎，母女俩重归于好。庶皎过得不错，庶阿姨也不回家了，母女俩继续一起生活。她们也尽力忘记金家人，如同忘记同行一段旅程的旅伴，现在船到码头车靠站，都欢欢喜喜各奔前程、各投归宿。即使还有牵挂，也仅仅是回忆往事，时间一长就模糊了，就平淡无味了，说不定还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……这么想着莹辉又释然于怀。

不带沉重行李、不背沉重包袱，本来很惬意。但莹辉挤上公交车后，刚抢到座位就听到刺耳的聒噪声：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座……果然就有人让座，似乎不让座内心不安。莹辉暗暗叹息：那些坐特权小车的干吗不顺便捎带几个老弱病残孕？公交车如此拥挤，干吗

不增开几班？他们有钱把衙门修得不像皇宫就像白宫，也不舍得增开几班公交车！他们的冷漠无情不受谴责，却把道德棍棒打在老百姓头上，哪怕挤个公交车，也要老百姓为道德服徭役，也要被迫发扬传统美德。萤辉不想让座，他对那些让座的人充满鄙视：你们就高尚了吗？花钱乘车本来就该有座位，凭什么内心不安？可他同样不安，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奶奶，遭人家挤得直不起腰，就压在他肩膀上。萤辉极不情愿却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，只好让出自己座位。由此一来确实轻松了许多，他吊着拉环探身看窗外行人匆匆，感到格外安定，一点没有漂泊感。他心头故乡不是他的家，回到省城才有归家的感觉。那些街道、楼房都熟悉，他还惊喜地发现省城更加漂亮了。这趟回家不到一个月，像是离开省城很久，他归心似箭不断地探头张望。

终于看见学校的钟鼓楼，那是束脩大学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无数人仰望的地方。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，尽管还要两年才评讲师，但他已独立开课，他教货币银行学，金融系学生的必修课。他下车别上校徽，保安就不来盘问，就可以昂首挺胸。校园占地很大，绿化也非常好，萤辉快步走在水泥甬道上，两边古木参天，还有万年青、剑麻和低矮灌丛，浓密而不芜杂。随处可见辽阔的草坪，草坪上横七竖八躺着鲜花般少女，像彩蝶翩翩嬉戏，撩动过往男生怯生生地觊觎。各式各样建筑美轮美奂：钟鼓楼是哥特式建筑，尖尖屋顶仿佛直通上帝，让人心生敬畏；金融系教学楼是巴洛克建筑，门框、窗户的弧形曲线像国画线条飞转流动；还有出檐陡长、瓦当古朴的文庙式建筑，那是图书馆；斗拱繁复、飞檐凌空的宫廷式建筑，那是行政中心……一幢金色小楼掩映在绿树中，琉璃瓦屋顶，外墙黄色瓷砖，阳光下黄灿灿格外醒目。这是单身教师宿舍，他们把这里戏称黄宫，萤辉就住在三号房间。像学生宿舍一样，单身教师宿舍门口也挂着警示牌：

十点以后学生不得到此

留人夜宿必须提前报告

束脩大学保卫部

警示牌白底黑字，显得十分的严肃。萤辉暗暗庆幸，幸好没带庶阿姨来，自己就一间宿舍，庶阿姨来了怎么住？而要住招待所，萤辉又不富裕，他算得上一贫如洗，不敢冒充阔气。

回到宿舍萤辉快乐地清扫尘土。其实没多少浮尘，是他爱好整洁，他乐意把宿舍收拾得像少女的闺房。他不喜欢粗放，在他看来粗放接近野蛮。尤其考上大学后，大学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越来越接近“彬彬有礼而后君子”。收拾好宿舍他去浴室，必须经过金融系教学楼，他望了望那幢巴洛克建筑，正好安善静从教学楼后门出来，手里还捏着讲义，显然刚下课。突然看到萤辉，安善静微微脸红，低声问：不是说至少一个月吗，怎么提前了？你父亲……萤辉“噢”一声点点头，不想多解释。善静问：那就，我在你宿舍等会儿？萤辉仍旧只是“噢”一声，将一串钥匙递过去。

再回宿舍，窗外绿叶婆娑，几乎遮挡下午光线，房间有些昏暗。萤辉看见善静轻轻揉眼睛，似乎一直歪靠在床头打盹。萤辉问：要休息吗？善静不回答，柔情脉脉荡了萤辉一眼，目光表明她很兴奋。萤辉坐上床沿，善静低声说：我还没洗澡呢。随即就脸红到脖颈。萤辉知道，这是善静习惯性害羞，其实她急不可耐。萤辉起身拉上窗帘，又放下玫瑰色圆顶蚊帐，这样更加幽暗，掩盖了羞涩。但不能掩盖恐惧，沙大妈随时可能从门缝窥探，保卫部随时可能突然查房，他们连上衣也不敢脱，显得惊魂不定，惊惊惶惶就敷衍了那件事，几分钟就匆忙结束。马上又慌慌张张穿戴整齐，恢复一贯的衣冠楚楚，看上去善静只是来造访的女同事。他们没获得渴望的那种满足，都垂头丧气，难受得都不想说话。静坐一会儿，善静见萤辉西装佩戴黑纱，再次问：你父亲……萤辉颓然点点头，但不愿意讲家里的事，他打断善静的话：我很困，不如你就回去，过两天再去你家。

过两天？善静很清楚，萤辉不喜欢她家。善静一脸为难，希望萤辉现在就去，不然她父母知道萤辉回来了，却不去问个安，父母会不高兴。善静不知该不该央求，她再次低下头，幽幽怨怨说：不来个电话，也不来封信，不是正好撞上，恐怕我也要明天才见面！

又是一阵沉默，沉默中善静流下眼泪，萤辉有些烦躁地站起来：那就去吧，去吧！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黄宫，而不是手挽手，主要是萤辉要在众目睽睽下表明，他与善静之间仅仅是同事。虽然早已超越同事关系，但不是萤辉想象的那种爱，直到现在萤辉还犹豫不决。善静是剑桥博士，萤辉的研究生论文得到过她悉心指导，他们也是因此才熟悉。熟悉后感情急速升温，不到半年就以身相许。但很快又发现，他们之间并不是那么称心如意，或者还不适应对方，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相互适应，怎样才能走到山盟海誓那一步？

萤辉接近知识远离社会，做什么都靠理论指导实践，任何行为都要求得合理解释。包括他理解的美好爱情，都是从书本上看到，或者一厢情愿妄想。等到切身面对，等到实际体验，才发现没有想象中的神魂颠倒，总是胆战心惊，怕沙大妈窥探，怕保卫部突击查房，每次都尽力压抑自己，缺乏死去活来的激情燃烧，像是无奈地屈从。

出租车在外侨公寓停下。善静家自称外侨，其实祖上几百年前就来中国了，已发生无数次混血，但仍要把自己当外侨。他们用善静的二十万归国安家费在外侨公寓买下这套房子，房子倒不错，将近两百平方米，客厅、阳台宽大敞亮。只是没汽车，也承受不起与外侨公寓相适应的高消费，时刻都感到负担沉重。父母已退休，但不去找个零工，他们放不下架子，怕丢面子，因为他们住在外侨公寓，女儿又是剑桥博士。哥哥、嫂嫂只是外资企业的普通技工，收入不高，膝下倒有三个孩子，都在国际学校念书，光三个孩子的花销每年就要好几千。这一切都是家庭成员共同负担，尚未出嫁的善静把大部分薪水贴补家用，仍经常捉襟见肘。

萤辉很不喜欢这个家，只要来这里他就愁眉不展。不过仍要装得很高兴，安老伯眉开眼笑说：天天都在盼，盼得望眼欲穿。萤辉“噢”一声，脱下西装挂衣架上，点点头就去厨房。安家男人是绝对的主人，从不做家务，安大婶又体弱多病，萤辉每次来都主动下厨。安大婶倒十分客气，对萤辉说：又辛苦你啦。正好买了她爸喜欢的肥肠，都喜欢你烧的肥肠火锅，不是正好你来，我就一锅炖了。对不起你，只好辛苦你啦！说完她点点头，去收拾晾晒在阳台的衣服，厨房活全部撂给萤辉。萤辉在家从不做家务，他是金家唯一的男孩，家人把他当标本一样维护。庶阿姨更是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连换洗衣服都每天送到他手上，怕他不分春夏秋冬胡乱穿衣。而现在，只要来安家他就是劳工，他要学习洗菜、烧菜、洗碗、收拾厨房，还要学习伺候长辈，讨人欢心。好在善静也换了衣服来厨房，见萤辉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，她低声说：对不起，你又受苦了。说着她抢过臭气熏天的猪大肠，放瓷盆中清洗。萤辉见善静光洁如玉的双手使劲揉搓沾满粪便的猪大肠，他很心疼，抢过去开玩笑说：纤纤玉指，应该用来“碎揉花打”。善静左右瞅瞅，突然踮起脚，飞快地亲了萤辉一口，萤辉像得到抚慰，顿时心头好受多了。

家务并不难学，像萤辉这样的人也能烧出一手好菜。他将一盒火锅底料放在油锅炒出香味，再加少许白糖、半盅豆酱、一块老姜、两片川芎、三粒

